

黍、粟的维吾尔语词源考

沈淑花

内容提要：维吾尔语中最初表示“黍”的词语是“yjjr (ygyr)”，一直到15世纪后才被teriq替代。而teriq最初的语音形式是tariq，是粮食作物的总称，到中世纪时也可指称小麦，后来词义不断缩小，15世纪后取代yjjr (ygyr)，专指“黍”。维吾尔语中最初表示“粟”的是qonaq，到中世纪时主要指粟，但可能也指高粱，到16~19世纪可能主要指高粱，到了19世纪末qonaq既可指高粱也可指玉米，到了现代它的词义没变，但在口语中更多的指的是玉米，而粟则用tʃydʒgyn qonaq来表示。笔者在文中分析了其发生变化的原因，并尝试着探究了其内部所蕴含的文化信息。

关键词：粮食作物 维吾尔语 黍 (yjjr; ygyr; teriq) 粟 qonaq 高粱 玉米

中图分类号：F3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743 (2011) 04—0122—06

中国的农业生产中，粮食种植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而粮食作物则一直以五谷为主。五谷一词出现之初（至迟西周时期），指五种主要谷物。后世古书对五谷的解释虽有不同，但通常是指黍、粟（稷）、麦、稻、豆等五种谷物。后来五谷概念外延逐渐扩大，成为粮食作物的总称。

回鹘人在840年西迁之前一直过着“逐水草而迁徙”的游牧生活，虽有一部分人在回鹘汗国时期已开始开始在城郭附近从事农业生产，但所占比例很小。西迁之后，由于受当地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结构的影响，以及自身社会政治经济地位的变化，回鹘人转变原有的生活方式，开始了一种新的以农业为主，兼营畜牧业的生活。而这时，西域各绿洲和中原内地的农业已经发展得很成熟了。

尽管西迁后的回鹘人自身没有太多农业生产的经验，但其从事农业的起点还是比较高的。新的自然地理环境、新的经济生活方式、周围较为发达的农业环境等都使得当时回鹘人的农业生产在与中原内地保持紧密联系的同时，也有其独特的地方。因此，对维吾尔族的农业进行较为详尽的历时和共时研究将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工作。目前对维吾尔族农业进行历时研究的成果不少，但都只是将其作为对维吾尔族历史发展研究中的一部分，概括且不具体，所依据的资料大都是汉文史料，而鲜有其本民族文字资料。

本文主要参阅维吾尔古文献资料，选取表达五谷中“黍”“粟”的词语作为研究的对象，分析其古今语音语义的演变，挖掘出其内部积淀的文化内涵，以为维吾尔族农业研究做一点有益的工作。

一、表示“黍”的词汇

黍也称糜子，其籽实称黄米。黍起源于中国，栽培历史悠久，是中国北方旱作农业的代表作物之一。黍有不同的类型，在古汉语里它们的名称各不相同。黍在新疆的种植历史很早，在新疆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就发现有黍稷遗存物。^①在现代维吾尔语中表示“黍”这种作物的词是 *teriq*。根据现有的文字资料显示，除了 *teriq* 之外，在回鹘语中，还有一个词曾主要用来指“黍”这种作物，就是 *yjyr* (= *ygyr*)。

yjyr 一词目前所见主要出现于 8 世纪后的回鹘文文献，主要指“黍”。在回鹘文文献中这个词的语音形式为 *yjyr*，如：世俗文书中 *yjyr tygisi* “去了皮的黍”；*jeti kytı yjyr* “七斗黍”；*bir jik yjyr* “一升黍”。^② 在 11 世纪的哈卡尼亚语文献中，其语音形式为 *ygyr* 或 *jgyr*，主要用来指“黍”，如《突厥语大词典》（下文简称《词典》，径出页码）中“*ygyr* ‘黍’。这是突厥语。乌古斯人不懂这个词”；*arpa ygyr birle qatildi* “大麦和糜子搀合在一起了”（II P120）。《福乐智慧》中：*jaqar xalwa jegli ja arpa yjyr* “吃了糖和蜜饯或大麦黍子的人”^③。虽然麻赫穆德·喀什噶里认为 *ygyr* 还可以表示“粟”（《词典》III P7），但是根据所掌握的资料来看，我们认为 *ygyr* 并不指称“粟”，原因有两个：一是 *ygyr* 表示“黍”之义在《词典》中出现了多次，而表示“粟”之义只有一次；此外，由 *ygyr* 构成的新词也可推断，如《词典》（I P163）*ygyrlyk* “存放黍子的地方”。词尾的 *k* 读软音时，则表示“黍子的所有者”；另外，这一时期语言中已有明确表示“粟”的词语 *qonaq*。在同时期的回鹘文献中，尤其是世俗文书中，*yjyr* 一词出现较多，只是有时被拼写成 *øjyr* 或 *jyr* 或 *yr*，如：*maña jigedmiŋke tyfke øjyr kergek bolup*, *tʃaʁantin wabtsntunup kyrisi yze iki siq øjyr altım* “我依格特迷失因需要带利息的黍子，便用瓦布促杜的斗从恰汗那儿借了二石黍子”；^④ *maña mifirqa jyr tarıku jir kergek bolup*…… “我米尔四儿因需要种黍子的土地……”；^⑤ *jumjaqqa iki siq yr bir qara ton* “给王日霞二石黍子（和）一件黑衣服”。^⑥ 李经纬先生将其翻译成“黍、粟、谷子”^⑦，耿世民先生将其翻译成“谷子”^⑧。对此，我们认为还是翻译成“黍子或糜子”比较合适，原因除了上面说到的之外，从写于 14 世纪末的《高昌馆杂字》也可知，只是 *yjyr* 在书中被拼写成了 *yor*，指的是“糜子”^⑨。另外，粟又名谷子，因此用“谷子”去解释 *yjyr* 也是不合适的。15 世纪后，*yjyr* (*ygyr*) 及其他语音形式再也没有出现过，被 *terik* 所替代。

teriq 一词最初的语音形式是 *tariq*，是由动词 *tari*：-（耕种）派生而来的名词。最初有两个

①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业厅农业志编辑室 《新疆通志·农业志》资料汇编第 8 辑，新疆人民出版社，1989 年，第 22 页。

② G·克劳森 《十三世纪前突厥语词源学词典》（英文版），牛津大学出版社，1972 年，第 275 页。

③ 优素甫·哈斯·哈吉甫著 《福乐智慧》（维文版），民族出版社，1984 年，第 1362 行。

④ 李经纬著 《吐鲁番回鹘社会经济文书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 年，第 163 页。

⑤ 李经纬著 《吐鲁番回鹘社会经济文书研究》，第 72 页。

⑥ 李经纬著 《吐鲁番回鹘社会经济文书研究》，第 108 页。

⑦ 李经纬著 《吐鲁番回鹘社会经济文书研究》，第 393~401 页。

⑧ 耿世民著 《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2006 年，第 300 页。

⑨ 胡振华等整理 《高昌馆杂字》，民族出版社，1984 年，第 38 页。

意义：一指“耕地”；一指“耕种出来的产品”即“庄稼或谷物”^①。前一意义由于 jir（现为 yεr）“土地”和 atiz（现为 etiʒ）“耕地”的广泛使用，其意义逐渐缩小并消失。后一意义使用则很广泛。tarix 一词在 8 世纪后的突厥文和回鹘文中都有出现，意义为“庄稼或谷物”。如：突厥文 tarix biʃdi “庄稼成熟了”^②。回鹘文佛教文献：jana burxan qutiqa urux tarix kemifmif bolur “并且将在雄伟的佛像面前撒种子和谷物。”^③ 11 世纪的哈卡尼亚语文献对 tarix 一词作了记载，它在词义上除了用来总称一切农作物之外，还可以用来具体指“小麦”。如《词典》（I P391）：tarix “粮食（谷物）。这是一切作物的总称。这在大多数突厥人的语言中指‘小麦’，唯独乌古斯人是指‘黍’，这是不正确的。他们称小麦为‘aʃliq’”。《词典》（I P341）tarix piti “麦子上生的小虫子”。《词典》（I P354）bul tarix “贮存了多年已经变了味的小麦。淋雨受潮的小麦也这样说”。《福乐智慧》第 5590 行：tarixʃi tarixqa irig bolsuni “让农民们精心种好庄稼”。在同一时期的回鹘文世俗文书中，tarix 一词出现较多，多表示“谷物；庄稼”，但也可表示小麦。如：taqıbu jil ikinti aj sekiz jigirmike maqa iltfike tarix yir kergek “鸡年二月十八日，我伊里奇因需要种庄稼的土地……”^④ bitfin jilram aj iki…… “猴年正月（二十）二日” / maqa tin-siduqa jir kergek…… “我 tinsidu 因需要耕地” / ʃfike zteki tarix nedeğ…… “[租种了]在 ʃfikez 的种庄稼用的” / kylej yazlık kyzlyg…… “休闲地。夏秋[时]” / jarım ʃık tarix iki…… “我交纳半石小麦，二……” / jyr yaqa birgy kerek…… “黍子的租金……”。^⑤

14 世纪末的《高昌馆杂字》也记载了 tarix，只是被拼写成 tareq，从“tareq yir（田地）”可知此时 tarix 的词义并没有发生变化，主要指“庄稼或谷物”。到了 15 世纪后的察合台文文献中，tarix 一词的词义有所缩小，不再是庄稼的总称也不再具体指称麦子了，只表示“黍或糜子”^⑥。到了 19 世纪末，tarix 的语音形式已发生了变化：a 已经弱化成 e，浊辅音 ʁ 则清化成 q，变成 teriq 形式，仍指“黍子；糜子”。如：察合台文《农业守则》：közniñ jaʃdin furtfaq teriq pejda boldi “从它的眼泪中长出了豆子和糜子”^⑦。这一语义和语音形式一直使用到现在。

从 yjyr 和 tarix 的语义变化，我们可以推断出以下几点：一、由于黍的耐旱耐瘠耐盐碱、适应性强、生长期短以及对耕种要求较低等特点，回鹘人西迁之前很有可能在条件允许的地方就零星地种植黍或者对黍这种作物应该还是比较熟悉的。西迁之后，黍在一个较长的时间段里一直都是当时回鹘人生产生活中重要粮食作物之一，种植比较广泛（这当然不是排除麦子等其他作物）。这从 yjyr 一词在回鹘文献资料中出现频率明显高于其他农作物可以看出来。二、虽然中原和西域绿洲地区因其发达的农业而对农作物有了很清晰的划分，但是西迁前以游牧为主的回鹘人很有可能对农作物的区分较为笼统，使得他们在生活中习惯性地将从地里种植出来的东西都统称为 tarix，以示与他们的生活方式的不同。这一点可以从 tarix 一词的构成及其本义中看出。现代图瓦语中表示小麦的“aq tara”一词也可以从侧面帮助我们认识这一点。三、tarix 在回鹘人西迁

① G·克劳森 《十三世纪前突厥语词源学词典》（英文版），第 214 页。

② G·克劳森 《十三世纪前突厥语词源学词典》（英文版），第 537 页。

③ G·克劳森 《十三世纪前突厥语词源学词典》（英文版），第 537 页。

④ 李经纬著 《吐鲁番回鹘社会经济文书研究》，第 59 页。

⑤ 耿世民著 《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研究》，第 180 页。

⑥ G·克劳森 《十三世纪前突厥语词源学词典》（英文版），第 537 页。

⑦ 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 《新疆历史与文化·2007》，新疆人民出版社，2008 年，第 280～282 页。

之后的文献资料中常常出现，虽然仍主要作为统称，但是在实际使用中却是有具体所指的。这一点从回鹘文世俗文书中可以明显感觉到。四、回鹘人西迁并转变经济生活方式之后，粮食的需求量大幅度增加。麦子以产量高、口感好及其在西域绿洲悠久的种植历史，在当时维吾尔先民的生产和生活中的地位逐步提高，种植规模也不断扩大。因此，用在日常生活中使用频率很高的 *tarık* 一词来指称麦子，这也是很自然的。虽然那时语言中已有明确表示“麦子”的词 *buğdaj*。15 世纪以后，当麦子成为维吾尔先民生产生活中最主要的粮食作物，成为主要粮食作物的通称时，*buğdaj* 就彻底取代了 *tarık*。而那时黍的种植虽然较先前有所减少，地位有所下降，但仍然是维吾尔先民不可或缺的粮食作物之一，于是人们便用 *tarık* 代替了 *yjyr*，专指“黍”，并一直使用到现在。

二、表示“粟”的词汇

粟又名谷子、小米、狗尾粟。粟起源于中国，栽培历史悠久，是中国北方旱作农业的代表作物之一。在中国古代，粟在粮食作物中的地位在黍之上。《汉书·食货志》称“春秋它谷不书，至于麦禾不成则书之，以此见圣人于五谷最重麦与禾也”。其中的“禾”就是粟的古称。隋唐之后，粟在全国粮食生产中的地位有所下降，但在北方地区仍为农民的主粮。粟这种作物还可分不同的类型，在古代汉语中名称各不相同。

在现代维吾尔语中，表示粟的是 *tʃydʒgyn qonaq* 一词。*tʃydʒgyn* 为“狼尾草”之义，它与表示“玉米，高粱”意义的 *qonaq* 一起非常形象地来表示“粟”。根据现有资料，我们可以知道，在回鹘语中指称粟的词为 *qonaq*。

qonaq 一词是由动词 *qon -*（停顿，驻扎）派生而来的名词。*qonaq* 一词在现有的文字记载中见于 8 世纪后的回鹘文献，主要指“粟，小米”。如：世俗文书 *qonaq meni* “小米面”；*qonaq tygisi* “去了壳的小米”^①。到了 11 世纪，《词典》对它做了记载：*qonaq* “粟”，这个词在谚语中是这样用的 *qonaq bafı sezreki jεg* “粟穗以稀为好，因为稀一些籽实大，而密了籽实小”。这则谚语是针对图省力而希望侥幸达到预期目的的人讲的。（I P404）。另外，《词典》（III P162）一首诗歌中也出现了 *qonaq* 一词，只是汉文版将它翻译成了“玉米”，如：*sezremif olkun qonaq, sarmamif sytten qojaq* “熟玉米颗粒未鼓起，奶子中已滤过奶皮。”这显然是错误的，因为玉米这一农作物引进新疆种植很晚，引种具体时间不清，但直到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 年）钟方编《哈密志·食货志六》中，才有了关于玉米的记载。

同时期的回鹘文献中也记载了 *qonaq* 一词，只是被拼写成了 *qonuq*，如：摩尼教文献 *aj saju iki entfman tengrilege sekizer on fiq buğdaj jitifiq kyntfit iki fiq burtfaq ytf fiq qonuq birzynliw tutzyn* “每月要给二僧团众僧八十石小麦、七石芝麻、二石豆子、三石谷子作为食用”。^② 到了 14 世纪，*qonaq* 在这一时期的回鹘文献和哈卡尼亚语文献中也有出现，主要指“粟，谷子”。如《高昌馆杂字》中的 *qonaq* “谷子”^③。哈卡尼亚语文献 *qisasu' l - anbija* (…) *qonaq* “他们的眼泪变成

① G·克劳森 《十三世纪前突厥语词源学词典》（英文版），第 637 页。

② 耿世民著 《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研究》，第 75 页。

③ 胡振华等整理 《高昌馆杂字》，第 37 页。

了谷子”^①。到了15世纪后的察合台文献中，qonaq仍主要指“粟，小米”^②。到了19世纪末察合台文献中，qonaq一词词义发生较大变化，主要用来指称“玉米”了。例如《农业守则》（成书于1896~1897年）：qonaq qajsi tesbihni ajtur（第54页经文）“对玉米还是要默念第54页经文”^③。现代维吾尔语中，qonaq一词不再指称“粟”，而成了玉米和高粱的统称，^④并在口语中更多地指称“玉米”。然而，在现代维吾尔语书面语中指称玉米、高粱、粟这几种农作物的词则是清晰明确的，如：kømmiqonaq“玉米”；aq\qizil qonaq“高粱”；tfyd3gyn qonaq“粟”。kømmiqonaq是由kømmē“埋在炭火里烤的”与qonaq构成的偏正结构的合成词，字面意思是“埋在炭火里烤的qonaq”，由此可推测玉米引种新疆之初人们很有可能常常将它埋在炭火里烤熟了吃；aq\qizil qonaq是由aq\qizil“白\红”与qonaq构成的偏正结构的合成词，字面意思是“白色或红色的qonaq”，用来指称高粱；tfyd3gyn qonaq是由tfyd3gyn“狼尾草”和qonaq构成的偏正结构的合成词，字面意思是“长得像狼尾草的qonaq”，用来指称“粟，谷子，小米”，这种构词方式与汉语粟的俗名狗尾粟相同。从这些词的构成可以看出，维吾尔人将玉米、高粱、粟这三种作物是归为同一类属的，在语言上并没有将它们严格区分开来，qonaq已变成它们的属概念，而它们则成了它下面的种概念，种概念之间则根据它们所具有的特点，比如籽实颜色、外形等来区分的，但总的类属不变。

高粱在新疆的种植历史较为悠久（至少有2000年），且在清朝时已成为南疆维吾尔族种植的七种粮食作物之一。回鹘人在西迁之前很有可能是知道这种农作物的，西迁之后从事农业生产不可能不种植高粱，只是种植多少的问题。因此，在语言中应该有表示高粱的词，但现有文字资料中却又没有单独表示高粱的词。根据现代维吾尔语kømmiqonaq、aq qonaq或qizil qonaq、tfyd3gyn qonaq这三个词的构成分析来看，我们认为回鹘人从事农业生产之后除了主要用qonaq指称“粟”之外，还用它来指称“高粱”。原因很可能是粟这一农作物在当时是主要的粮食作物之一，在回鹘人的生产和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远远超过了高粱，而且很有可能当时的人们因为它们之间的相似点而认为它们都属同一类属，故在语言中没有加以确切区分。这一点根据现代维吾尔语aq qonaq或qizil qonaq反推也可得知。另外，从qonaq一词的语义变化，我们可以推断出，在16~19世纪初的这几百年的时间里，高粱的种植面积不断扩大，已经赶上并超过了粟的种植，qonaq一词在这段时间很有可能不再主要用来指称“粟”，而是“高粱”。这样也才能解释为什么在现代维吾尔语中qonaq统称“高粱和玉米”这一语言现象。

19世纪玉米引种新疆之后，因其产量高、品质好、适应性强而迅速得到广泛的种植，在短短几十年内超过了除麦子之外的其他粮食作物，成为维吾尔人生产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粮食作物。那么，为什么用qonaq来指称“玉米”这一作物而不用别的词呢？原因有二：一是语言的变化要远远落后于社会的发展变化，在很短的时间内创造出一个新词或借一个外来词并在全民族中普及以满足人们表达上的需要是不太可能的；二是维吾尔人在引种玉米之初，很有可能因其外形与属性与高粱、粟相近而把它们归为一类。于是人们很自然地用qonaq来称呼玉米这一新作物。那

① G·克劳森 《十三世纪前突厥语词源学词典》（英文版），第637页。

② G·克劳森 《十三世纪前突厥语词源学词典》（英文版），第637页。

③ 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 《新疆历史与文化·2007》，第286~287页。

④ 新疆语委会编 《维汉大词典》，民族出版社，2006年，第732页。廖泽余编 《维汉大词典》，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822页。

么，到了现代为什么不用 qonaq 专指“玉米”呢？原因也有两个：一是一种语言的词汇变化相对于语音、语法要快得多，但相对于社会的发展变化，新词的产生和消失则要缓慢得多。这种变化在 qonaq 上已经显现，如在口语中人们已习惯于用 qonaq 来称呼玉米了。二是从现代农业的观点来看，在古代新疆，粟是当时人们的主要粮食之一，但到了现代它已经被划进杂粮范畴，不仅种植少，而且已淡出人们的餐桌。而高粱从近代到现代在新疆的粮食作物种植中一直排名第四，仅次于小麦、玉米、水稻。而且在个别地区高粱的种植甚至超过了其他作物，如吐鲁番在 1949 ~ 1985 年间高粱的种植面积和产量就一直占当地粮食作物的 50% 左右。^① 高粱在新疆维吾尔人的经济生产和生活中依然是比较重要的，人们需要用 qonaq 继续来指称它，这当然也是其历史习惯性使然。这也可以解释 qonaq 一词不再指称“粟”，但仍然可以指称“高粱”。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在现代维吾尔语口语中人们习惯于将 qonaq 指称玉米，原因是玉米种植面积大于高粱，不仅在维吾尔人的经济生产上，而且在其生活上都非常重要，是不可缺少的重要的粮食作物。而高粱虽然作为主要的粮食作物之一，但其种植面积小于玉米，且在人们的餐桌上并不经常出现。

从以上对维吾尔语中表示“粟”“黍”的词语进行的分析来看：一、维吾尔人在语言上倾向于用一个表示类属的词语去表示同一类属内不同的农作物，这一点与汉语不同。二、黍和粟在古代一直都是维吾尔人的主要粮食作物之一，与中原内地相同。三、回鹘人转为农耕生产以后，黍的种植面积很可能要多于粟，而且黍在生产生活中很可能要比粟更重要。这跟黍自身的特点比粟更适合新疆的自然地理环境，更符合以农为主、兼营畜牧的经济生活方式有很大关系。这一点与中原内地不同。

（作者单位：新疆大学人文学院中语系）

责任编辑：李文博

责任校对：王文洲

^①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新疆通志·农业志》第 30 卷，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 年，第 177 页。